

特稿

群策集

红军长征中的非对称作战智慧

■汪红伟

引言

敌兵力众多，我机动穿插，拉扯分散敌军兵力

在红军长征过程中，蒋介石调度中央军及湘、桂、黔、川、滇等多省地方军阀，投入最高达40余万重兵，构筑多层次立体封锁圈，实施多路追击、分段堵截、分区围剿的战术部署，企图依托绝对数量优势围歼红军主力。反观中央红军，长征出发时仅8万余人，又历经湘江血战的惨烈减员，到四渡赤水时，兵力仅剩3万余，敌我兵力差距不可谓不悬殊，战场态势不可谓不凶险。

面对敌军重兵压境、层层合围的战术战法，红军摒弃第五次反“围剿”时期死守阵地、正面硬拼的被动打法，跳出敌军预设的围剿逻辑，采取“打得赢就打、打不赢就走”的战术原则，在灵活机动中寻找战机、把握战机、创造战机。在这个过程中，首要任务是看清敌我的优劣对比。那时，敌军的优势在于兵力庞大，妄图以静态布防、重兵合围取胜；而红军的优势在于阵容轻便、机动灵活、反应迅捷、军心凝聚，能够依托复杂的地形进行快速穿插、灵活转进，从而使敌军疲于奔命。正是基于这样的优劣判断，红军才得以扬长避短，打赢了无数看似不可能取胜的战役，最终化被动为主动。其中，四渡赤水战役，就是对红军有效进行非对称作战的生动注脚。

在四渡赤水战役中，红军虽然兵力较少，但行军路线往来穿梭，不以静态防御拼消耗、不为一味正面对垒拼火力，始终以大范围、快节奏、多方向的穿插转移调动敌军，拉扯敌军、分散敌军、疲惫敌军。同时，红军通过声东击西、佯动造势、往返迂回的战术欺骗，持续

制造战场假象，不断扰乱敌军部署、撕裂敌军包围体系。在这样灵活机动战法的作用下，敌军重兵看似铺天盖地、部署看似密不透风，却始终追不上、堵不住，打不着红军主力，一次次落入我军战术圈套，处处扑空、节节被动。最终，红军主力成功跳出敌人包围圈。

通过战役寻智慧、透过战果找规律，不难发现，在敌我兵力差距悬殊的情况下，非对称作战就是要用我方的持续动态优势，消解敌军的静态兵力优势。当敌军庞大兵力被持续拉扯稀释到一定程度时，就极有可能造成调度混乱、协同失序，陷入“按下葫芦浮起瓢”的窘境。这对打赢信息化智能化战争也同样适用。当前，现代战争形态加速迭代，灵活化、小型化智能作战平台不断迭代，以最小代价机动取胜，成为比兵力压制更为有效的战术战法。在此背景下，我们必须坚持体系制敌、灵活制敌，进一步强化战场态势分析能力、作战力量快速机动能力，勇于打破对手作战预设、善于设计战场规则，从而牢牢掌控战场主动权。

敌装备精良，我近战夜战，规避远距离火力打击

长征时期，国民党军队依托相对丰富的物资储备，武器装备的性能、数量远超红军。他们配备有机枪、迫击炮、山炮等重火力装备，弹药储备充足、持续火力强劲，能够依托坚固工事实施远距离火力压制和大面积火力覆盖。同时，飞机可实施空中侦察、追踪和低空轰炸扫射等行动，对红军的有生力量、驻扎营地等造成严重威胁。而红军在长征之前，武器装备就不完备，加之长征途中或是主动丢弃、或是被动遗失了

大量武器，使得红军很难具备与敌相匹配的远距离火力对射和阵地相持能力。一旦进入正面攻防、远距离火力比拼，红军极有可能陷入被动挨打、难以招架的不利局面。面对劣势，如何破局，考验着红军的非对称作战智慧。

在作战中，红军没有被动逞强、盲目硬拼，而是坚持实事求是、扬长避短的作战原则，以灵活战术弥补硬件短板，以科学打法消解装备差距。具体而言，红军跳出了敌人预设的火力对抗逻辑，最大限度规避敌军的火力优势、空中优势、阵地优势，充分发挥自身单兵素质过硬、战斗意志顽强、机动能力突出、擅长山地作战、敢于近战拼杀的独特优势。例如，在娄山关战役等关键战斗中，红军主动放弃远距对射，正面阵地对峙的传统打法，充分利用高山叠嶂、沟壑纵横、密林遮蔽、道路崎岖等复杂环境隐蔽行军、悄然接敌，精准捕捉敌军的火力盲区、阵地间隙和守备薄弱点位。同时，红军大量运用夜战、近战、奔袭战、突袭战等战法，利用夜幕等自然条件掩护隐蔽抵近、悄然穿插、贴身突击，在敌人重火力无法充分展开、空中侦察难以有效识别、远程火炮难以有效打击的近距离战场快速开敌、速战速决，取得了理想的成果。

红军在武器装备劣势的条件下克敌制胜，生动诠释了非对称作战中“不以硬件装备论输赢、多以战术博弈定胜负”的军事智慧，这能够为今天的强军实践提供有益启迪。随着世界新军事革命的不断加深，不同军事力量之间在武器装备、火力强度上或多或少都存在差异，也有自己的长处与短板。我们可以汲取红军以灵活战术破解强敌火力压制的非对称作战智慧，跳出惯性对抗框架，聚焦体系短板研战法、立足困难环境练绝技，做到避敌锋芒、击敌软肋，不断积累战术优势、体系优势、认知优势，确保在复杂博弈中能够始终做到“致人而不致于人”。

敌固守优势，我另辟蹊径，在薄弱缝隙处求胜机

战争不仅是敌我双方兵力装备的对抗，更是作战模式、战术思维与战场应变

能力的深度博弈。当时，国民党军队采取传统大兵团正规作战模式，高度依赖预设战场、固定防线、规整阵型与统一部署。这种正规化、制式化、阵列化的作战模式阵型严密、部署规整、攻防体系完备，在正面决战、阵地攻防、大规模兵团对抗中具备显著优势。国民党军队也深知自身优势之所在，他们推行“堡垒战术”，在湘江、乌江、赤水、大渡河、腊子口等江河天险与战略咽喉处提前构筑密集防线，层层布防、节节堵截，企图守株待兔、以逸待劳，将红军困死、围歼于防线之前。但红军却另辟蹊径，不与敌军打“堂堂之战”，始终秉持游击战思维，避免击虚、择机开敌，形成完全区别于敌军阵地战的野战机动制胜方法。

在实践中，红军始终不与强敌主力正面硬碰、不与完备防线展开阵地消耗，而是避敌重兵、避敌坚防、避敌主力精锐，专挑敌军防线缝隙、兵力薄弱地段、孤立守备点、疲惫滞后者实施精准突击。无论是巧渡金沙江、强渡大渡河，还是激战娄山关、勇夺腊子口，红军始终择机打弱敌、打疲敌、打孤敌、打无准备之敌。同时，善于捕捉战场转瞬即逝的战机，依托复杂地形隐蔽机动、快速穿插，集中精锐兵力实施短促突击、精准破袭。坚决不打消耗战、不打硬拼战、不打无胜算之战。反观国民党军队，可谓是“成也阵地，败也阵地”，他们在自己的阵地战“舒适圈”内固步自封，战术体系固化僵化、作战思维机械保守、战场应变能力迟缓，耗费巨大人力物力构建了层层防线、规整阵型、堡垒体系，却因追不上、堵不住、困不住机动灵活的红军，最终让布防沦为“摆设”，优势无从发挥。

在信息化智能化战争中，战场对抗日趋激烈、战场态势瞬息万变，可以说，没有一成不变的战术，没有一劳永逸的战斗，更没有一蹴而就的胜利。固守优势的作战模式、机械被动的应对思路必然会被深埋进战争的“故纸堆”里。运用好非对称作战战术战法，离不开“创新”二字。面对新科技、新战法、新理念，我们不能藏在自以为坚固的防线后面守株待兔，而是要积极作为，破除教条思维、固化思维，大力锤炼以变制胜、以新制胜的能力和本领，始终在非对称作战中获取相对优势，从而为打赢未来战争筑牢坚实基础。

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

谈谈后勤保障的“广”与“精”

■时 清

挑灯看剑

所谓后勤保障的“广”，是指保障空间的全域延伸、保障要素的全维覆盖、保障链路的全程贯通，是支撑作战体系纵深布势的底座；“精”是指保障资源的精准投放、保障需求的精确适配、保障行动的高效协同，是提升保障体系运行质效的抓手。当前，随着现代战争形态深刻演变、作战边界持续拓展、对抗节奏不断加快，后勤保障必须把握“广”与“精”的辩证统一关系，在广域布势中夯实战略韧性，在精准赋能中释放体系效能，为打赢未来战争提供坚实支撑。

以全域覆盖夯实保障基础。战争形态进入信息化、智能化以来，战场空间从传统物理域向多维度延伸，后勤保障不再局限于固定点位的物资集散，而是越来越贯穿作战全进程、覆盖行动全领域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后勤保障的“广”更加聚焦于保障维度的拓展、网络节点的延展、响应边界的延伸，从而在高强度对抗中始终保持运转。更好构建广域保障能力，一方面要统筹前沿需求与纵深配置链路，力求形成前后衔接、多向联动的保障网络；另一方面要推动保障要素嵌入作战体系各层级、各节点，实现保障“触角”随作战力量同步部署，确保在任何作战行动中保障链路都能贯通、保障物资都能抵达。

以精确适配提升运行质效。在现

代战争中，资源消耗强度持续加大，需求变化不断加快，传统粗放式的保障模式不仅可能造成资源浪费，也难以满足瞬息万变的战场需求。因此，必须提高后勤保障的精度，对保障资源的流向进行精细管控，让正确的资源在正确的时间抵达正确的位置，实现保障效能的最大化。要做到这一点，必须完善战场需求实时感知体系，打通需求提报、资源统计、态势研判的信息链路，动态掌握作战力量的保障需求与资源存量。同时，优化资源调度算法模型，基于战场态势动态调整保障方案，实现物资配送的按需投送，精简保障层级与冗余环节，从而持续优化资源配置结构与投放节奏。

以统筹结合推动能力跃升。后勤保障的“广”与“精”不是对立关系，而是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。具体而言，“广”是“精”的承载基础，没有广域布局的支撑，精准保障就失去了范围依托，只能在有限的场景发挥作用；“精”是“广”的效能放大，没有精准能力的赋能，广域布势就可能陷入粗放低效的规模堆砌，难以转化为实际作战优势。因此，做好后勤保障广度与精度的统筹结合，是现代后勤体系从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转变的重要抓手，也是后勤保障实现能力跃升的必然选择。对此，必须以体系思维统筹全局，在广域布局的框架下布设精准节点，使广域体系可以精准释能；以精准能力激活广域资源，从而实现“广”中有“精”、“精”中有“广”的良性互动。

谈兵论道

当前，智能化浪潮正在深刻重塑战争形态，智能化系统瞬息之间便能完成多源情报融合与目标筛选，快速标注高价值目标。从传感器捕捉信号到火力单元完成打击准备，杀伤链闭合被压缩至极短时间，留给指挥员研判决断的窗口大幅收窄。在这种节奏极速加快的战场环境中，智能化系统等机器在决策速度、判断精度、信息获取广度等方面展现出远超人类的水平。在此背景下，身处信息化智能化战场上的指挥员该如何厘清自身定位、发挥独特价值，成为打赢未来战争必须思考的问题。

做到不迷眼：从“看见”到“看穿”。人工智能为指挥员打造了更为透明的战场态势图景。卫星侦察、无人机巡弋、电磁侦测、开源情报等多维数据，共同汇聚形成了动态更新的态势图。在这张态势图中，对手部署、兵力机动、补给通道等信息可以直观地呈现出来。但需要注意的是，“直观”不等于“真实”。这是因为，屏幕所呈现的图像，大多是算法捕捉到的信息，可能受到虚假信息的干扰，无法直击战场对抗的“焦点”；平台所输出的结论，大多受到算法与模型的约束，可能受到既有经验的约束，不易激发指挥员克敌制胜的“灵感”。在快节奏的战场上，指挥员看似俯瞰全域，视野却极易被算法边界局限——所见并非完整战场，

而是算法筛选后的局部切片。同时，诸多重要战场变量既无法被数据量化，也较难被算法理解。比如，指挥员在绝境中的临机决断、复杂地形地貌催生的态势变数、跳出常规之外的战术动作背后的战略考量等。这些可以被“看见”却难以被“看穿”的复杂因素，往往是左右战局走向的关键变量。因此，运筹快节奏的智能化战争，指挥员必须练就“不畏浮云遮望眼”的洞察力，力求在海量数据中剔除“噪声”，在智能系统标注的“安全区”内警惕漏洞，在“全域透明”的错觉下保持清醒，从而确保始终“致人而不致于人”。

做到不丢脑：从“计算”到“决断”。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，智能化系统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极短时间内推演多套作战方案、测算结局走向、给出最优解的能力。不可否认，机器运算的速度更快、信息集纳的范围更广，想要制胜未来战场，就必须利用其特长、发挥其优势。但需要警惕的是，一种风险隐患也可能随之滋生：指挥员渐渐习惯从“决策者”滑向“确认者”。当AI持续输出逻辑自洽的方案，指挥员的独立研判能力会像久不锻炼的肌肉一样萎缩。看似自主的指挥，实则被算法思路牵引；看似独立的决断，仅仅为概率模型“盖章背书”。要避免此类问题，必须清醒认识到，智能化系统可以测算“能不能打”，人必须裁决“该不该打”；智能化系统能够优化打击路径，却无法衡量战争正义性；智能化系统可以推演伤亡概率，却难以估量生命承载的价值重量。这些

纵观古今往来的胜战实践，不可否认，战场胜势的背后往往是军事优势的深厚积累，军事优势的建立意味着能以更大可能、更快速度、更高质量夺取战场胜势。但需要注意的是，军事优势通往战场胜势的“道路”不是天然存在的，二者之间横亘着一道“转化”的“鸿沟”。历史一再证明，军事优势不会自动转化为战场胜势，一些令人扼腕叹息的败绩，不是因为军事优势的缺乏，而是没有做好军事优势向战场胜势的转化。从这个意义讲，善于将军事优势转化为战场胜势，厘清其辩证关系、打通其转化路径，对于破解战争制胜的“密码”至关重要。

打赢战争，是军事优势的积累，更是优势向胜势转化的角逐。在战争博弈中，兵力规模、装备水平、战术战法 etc 客观要素的积累共同构成了军事力量，当军事力量积累到超越敌方的时候，就会形成军事优势。然而拥有雄厚的军事优势，只是拿到了通向胜利的“入场券”，而绝非获取胜利本身。泥水之战中，相对于东晋，前秦的兵力不可谓不多，国力不可谓不强、军事优势不可谓不显著。但前秦军队却因指挥失当、判断失误、部署紊乱等因素，没有进行有效的战场控制和战术执行，未能把强大的军事优势转化为可控的战场胜势，最终落得大败的结局。反观东晋，虽然整体实力处于下风，但其充分发挥自身优势，战机识别之精准、力量调度之灵活、战术战法之巧妙等，皆转化为赢得战场主动的有利因素，最终实现了以少胜多、以弱胜强。这表明，积累优势、寻找优势固然重要，但只有通过科学组织与高效执行，潜在的军事优势才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战场胜势。

将军事优势转化为战场胜势，关键在于把握战争中的不确定性。战争进程极少完全遵循预设的脚本，其中充斥着变数、意外与偶然性。这就决定了，即便在战前通过力量积累取得了军事优势，战场上敌情的变化、复杂环境的制约、作战行动的偏差等，都可能冲击既有优势，甚至带来战场态势的优劣反转。面对战争固有的不确定性，不能简单依托静态优势坐等胜利到来，必须主动预判局势发展，预留应变空间，动态调整作战部署，从而将军事优势转化为战场胜势。要做到这一点，一是要具备前瞻性预判能力，积极洞察局势发展的潜在脉络，为应对突发状况预留充足的弹性空间和应变资源。二是要实施动态化作战调控，根据战场实时反馈，灵活、敏捷地调整兵力运用、火力配置与战术协同，做到因势而变、顺势而动，既防止已有优势的耗散流失，又把不确定性带来的挑战转化为我方的机会，持续推动军事优势向战场胜势演进。

指挥员认知水平的高低，同样对取得战场胜势至关重要。军事优势主要通过兵力、火力等物理层面的标准来体现，但能否将其有效转化为战场胜势，

善于把军事优势转化为战场胜势

■胡建新

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指挥员主观认知的深度与广度。优秀的指挥员如同战场“解码器”，其认知能力决定了军事部署能否穿透战场“迷雾”，精准识别敌我优势的“交汇点”与“转化点”。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，信息洪流汹涌而至，敌情真伪交织，环境瞬息万变。此时，指挥员若囿于固有思维、反应迟缓或判断失准，即便手握“重兵利器”，优势也可能在犹豫或误判中悄然流逝。这就要求指挥员规避静态对实力的思维误区，穿透战场纷繁复杂的表象，看清敌我博弈的底层逻辑。既要客观认清自身优势的边界，不盲目高估实力，也要精准捕捉对手短板，找准发力方向，进而把物理层面的军事优势，通过自身主观能动性的充分释放，转化为战必胜、攻必取的战场胜势。

刍议智能化浪潮中指挥员能力培塑

■贾 永

智能化系统无法作出的选择，恰恰是人作为决策主体的体现。因此，指挥员要始终坚守“决策核心”的地位，将智能化系统定位为“赋能者”而非“替代者”，努力提高自身在复杂环境下的决策能力，力求在智能化战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。

做到不推责：从“速度”到“深度”。在杀伤链形成持续提速的现代战争中，智能系统作出决策的频率越来越高，占比越来越大，但这并不意味着指挥员责任的减少与弱化。因为战争归根到底是人的对抗，战术的设计由人筹划，战争的代价由人承受、战场的情理由人权衡。一言以蔽之，战争终究是人类的实践活动。这就决定了，技术效率永远无法替代人类的价值考量与全局思维。例如，智能化系统能感知气象、地形、电磁等环境参数，却体会不到一线作战环境下官兵的身心承压；能快速梳理态势、比对战例、推演战术，却无法读懂复杂对抗中双方的博弈心态与临机应变；智能化系统依托海量训练数据推导出“合理结论”，却难以体察战争背后的伦理判断与政治目的。一处看似微小的数据偏差、一次维度缺失的模型判断，置于真实的战场环境之中，都可能被持续放大，甚至引发战术偏差等连锁风险。因此，智能化系统可以追求速度、精度与效率，但战场判断的深度必须由人类掌控。在未来，随着智能化系统越来越成熟，作战力量可能被简化为单元数据，战场损耗可能被换算为概率数值。在

这种情况下，指挥员必须始终坚守主观能动性，把全局思维、价值尺度、战场情理置于作战决策的核心位置，确保每一次战术行动都根植于对战争本质的理解之上，充分考虑战争背后人性的较量、伦理的权衡与政治的博弈。

做到不偏废：从“独立”到“协同”。诚然，过度依赖智能化系统会给指挥决策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，但是面对未来战争高度复杂的战场态势、极速加快的战场节奏、千变万化的战场信息，固步自封不行，因噎废食更不行。必须正视智能化系统的问题与优势，将其视为自己身旁不完美的“伙伴”，相互扶持、取长补短、协同成长。这就要求构建“人机共生、优势互补”的新型指挥关系。一方面，指挥员要深刻理解智能系统的能力边界与运作机理，具备“读懂”算法逻辑、评估数据质量、质疑系统结论的“智能素养”，成为合格的“驾驭者”和“质控者”。另一方面，指挥员须着力提升在快节奏态势下进行人机高效协作的能力。要做到敏捷交互，熟练运用自然语言、态势标绘等高效手段与系统沟通意图，减少信息转换损耗。要做到动态授权，根据任务性质、风险等级和决策窗口期，灵活调整人机决策权责边界。要做到容错协作，建立人机相互校验机制，当系统出现偏差时，人能迅速介入修正；当人面临信息过载或认知局限时，系统能提供关键数据支撑与预案提醒，从而确保决策始终有效、高效。